



散播萬紫千紅

47-56

從四個類型看臺灣文藝雜誌 發展歷程

應鳳凰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文藝雜誌是傳播文學作品最重要媒介。讀者眾多的報紙「副刊」雖有同樣功能，但在政治經濟掛帥的年代，不是背後政府機構干涉太多，便是報社老闆有市場考量，造成實驗性太強、篇幅太長的作品皆無法刊出。文藝雜誌雖相對「小眾」，卻是產生嚴肅文學不可或缺的媒體。雜誌的內容因閱讀對象而不同，如軍中刊物、校園雜誌；也有文類不同的專屬刊物，如：《小說新潮》、《散文季刊》、《現代詩》等。本文以綜合性文藝雜誌為範圍，將臺灣文壇在戒嚴時期（1949～1987）約四十年間的文藝雜誌，分成的四大類型：（一）軍中/官方文藝雜誌（二）學生/校園文藝雜誌（三）大眾文藝雜誌（四）民營純文藝雜誌。其中第四類型，即態度嚴肅的「純文藝雜誌」，其讀者群雖比不上其他各類，卻是文學社群中最具影響力的媒體，這一項下因此再分出三大系譜。限於篇幅，本文未收入單一文類的詩刊，也未收入對文學發展具有推動作用的評論及研究刊物如《書評書目》、《新書月刊》、《文訊》等，這類刊物本身自成系譜，有機會將於另文討論。而臺灣戰後文藝雜誌種類與數量繁多，難以盡數，劃分成四大類型，也只能於各類中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刊物舉隅說明，藉以呈現文學期刊的傳播面貌，追蹤文藝雜誌的發展歷程。

（一）軍中/官方文藝雜誌

五〇年代臺灣文壇最大特色是由官方支持的文藝出版機構接二連三成立。文藝雜誌由政府支援經費，無市場壓力可全力配合國家政策，吸引年輕一代作家。這些由軍中輔導或出身的文藝新秀，結訓後大量分派到政府機構及社會各部門，擔起文藝教育和運動的任務。六〇年代前後，半官方的報刊與出版機構負責人，大半出自戰鬥文藝系統。這現象對戰後臺灣文學生態及整體文藝走向影響深遠。此一雜誌系譜盛行於五、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前後則明顯沒落，漸處於邊緣位置，靠近「解嚴」這類刊物已寥寥無幾。

1. 《軍中文藝》到《新文藝》（1950～1987）

1950年6月《軍中文摘》創刊，隸屬「國防部總政治部」，顧名思義，是一份「為軍人服

務」的文摘雜誌，不對外發行。1953年12月出版至第58期後，改名《軍中文藝》，變更編輯方針，要進一步「開闢軍人自己的創作園地」。《軍中文藝》標榜「建立時代化、大眾化、革命化、戰鬥化的民族文藝」，內容有社論、文藝理論、小說、散文、詩歌、戲劇、文藝批評、書評、戰士園地、文壇簡訊及漫畫等，大量採用軍中作家作品，以鼓勵軍人創作為宗旨。

1956年再次改名《革命文藝》，聲稱「要使軍中文藝的力量和社會文藝的力量交流互注，以擴大革命事業的陣容」。言下之意：雜誌已具充分實力擴大發行，雜誌一再改名的過程，正是軍中刊物「發行量」與「作家群」一步步壯大、提升的過程。《軍中文藝》實際主編為身兼作家的王文漪女士，理論方面的作家群有：王集叢、郭嗣汾、趙友培；小說作者：王書川、尹雪曼、公孫熾、尼洛、郭良蕙、郭衣洞、劉心皇、繁露等。詩歌作者有：上官予、林鍾隆、洛夫、張自英、鍾雷等。劇本有朱白水及劉非烈，書評產量最多的是司徒衛。從一份軍中刊物的成長歷程，看得到「戰鬥文藝」或國軍新文藝運動逐漸蓬勃的狀況，而「筆隊伍」的日趨壯大，也充分突顯五〇年代文壇的生態與特色。

1962年3月後三度改名《新文藝》，雜誌名稱雖改變，期數卻往下接續。先是16開大本，以後改為32開小本，直到1987年6月（第327期）才停刊。新的發刊宗旨：「加強官兵的思想武裝，發揮戰鬥的文藝功能，培養三軍的精神戰力」，在在說明雜誌肩負的使命。歷任主編包括著名小說家朱西甯、散文家王璞，以後的出版家隱地。這份官辦刊物持續了近四十年，歷史悠久，從推廣軍中文藝，提供精神食糧，到加強官兵思想武裝，為臺灣「國軍新文藝運動」的推行立下汗馬功勞。引散文家張騰蛟的話：「凡是走過的，必會留有痕跡，軍中文藝已經走過半世紀，腳印歷歷」在那文藝園地比較貧瘠的時代，「由大兵文學先來繁榮一下我們的文學田畝，實在是有其必要的」。

2. 《文藝創作》（1951～1956）

早期官辦刊物，除前述由軍方主導，更有黨中央經營的雜誌。最早也最知名的是張道藩主持的《文藝創作》月刊。1951年5月4日創刊，1956年12月停刊，共出版68期。《文藝創作》創辦宗旨，除了作為中央級「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機關刊物，用來刊載該會歷屆得獎作品，更有提供民眾精神食糧，負有推動政府文藝政策的重要任務，與「中國文藝協會」更是關係密切。在《文藝創作》高額獎金鼓勵下，不但催生新一代作家如潘人木、段彩華、端木方、郭衣洞等發表反共小說，也提供園地給省籍作家如廖清秀、鍾肇政、施翠峰等發表他們的早期作品。雜誌每至年終常回顧一年來各項文學成果，因此保留及整理了不少五〇年代文學史料。

（二）學生/校園文藝雜誌

臺灣各中學大學在不同時代，都出版有各式各樣的校園刊物，此類雜誌數量眾多，無法一一細數。此處只列舉文藝性強，壽命較長且在文壇具影響力的兩份雜誌：即1954年創辦的《幼獅文藝》及1976年成立的《明道文藝》，兩刊至今都持續出版中。



1. 《幼獅文藝》(1954～)

《幼獅文藝》成立之初是「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的機關刊物，由蔣經國創立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支持經費，創刊於1954年3月29日（青年節）。初期採輪編制，六〇年代之後較為固定，林適存（南郭）、朱橋、瘧弦都當過長期主編。戰後臺灣文壇，可說很少知名作家沒在這裡投過稿子，寫過文章。

五〇年代創刊之初，還只是向青年學生宣揚愛國思想，「發刊的意旨，在提供青年共同耕耘的園地，發掘青年優秀的作品，為開創青年文藝而努力」（注1），是專為年輕人創辦的雜誌。到了六〇年代，體質逐漸改變，越來越多成名作家加入幼獅行列，閱讀對象並不限於校園。及至六〇年代中期因朱橋坐上編輯臺，使雜誌風格有了重大改變。

朱橋接任主編是在1965年元月（133期），他上任之後，雜誌風格與內容作了大幅革新。他力邀作家與藝術家為雜誌開闢專欄，讓內容更多元。例如請劉國松談繪畫、余光中談詩、姚一葦談戲劇，許常惠、史惟亮談音樂、魯稚子談電影、莊靈談攝影等。幼獅大量刊登新銳作品，於是出現寫詩的葉珊、林佛兒、葉日松、王潤華、黑德蘭、吳勝雄（吳晟），寫小說的隱地、李藍、符兆祥、季季、鄭清文、黃娟、李喬，以及寫散文的張菱齡、喻麗清、許達然等。當時雖是青澀的「青年作家」，但從新世紀回頭看，大多都是後來佔有一席之地的著名作家，也說明以青年為對象的刊物在文學史或雜誌史上，自有其無可取代的重要性。朱橋為編輯工作全力付出，日以繼夜，可惜患憂鬱症於1968年去世，年僅39歲。

2. 《明道文藝》(1976～)

由明道中學校長汪廣平一手成立的《明道文藝》，創辦於1976年3月。與幼獅一樣，選在「青年節」創刊。成立以來，由陳憲仁擔任社長兼編輯迄今。《明道文藝》原先只發行於校內，以提高學生國文程度與藝文教養為目的，由於編輯手法細緻，獲得文藝界一致好評，也在校外流通。

2006年《明道文藝》慶祝成立三十週年之際，社長陳憲仁獲得行政院新聞局頒發的第30屆「特別貢獻及終身成就」金鼎獎，文藝界咸任實至名歸。高中起便喜愛編輯工作，大學時代還在《幼獅文藝》投過稿的他，成功大學中文系畢業退伍之後，於1971年到明道中學當國文老師。《明道文藝》的性質及創辦宗旨，一直明顯印在雜誌封面上：「讓青年敞開心靈，讓時代留下腳印」。

儘管是校園刊物，虛心質樸的陳社長卻長期得到文壇作家的鼎力相助。作家群包括：王鼎鈞、王藍、羅蘭、琦君、朱西甯、李喬、隱地、子敏、陳幸蕙、夏祖麗、愛亞等。文壇名作家長期源源供稿，加上主編精心策劃各種專欄，《明道文藝》曾七度獲得金鼎獎的肯定。創刊三十年間，除了每個月出刊一本雜誌，每年還主辦全國性的「學生文學獎」，培養許多優秀的作家，青壯輩作家如張曼娟、吳淡如、焦桐、侯文詠、駱以軍等，都曾是全国學生文學獎的得主。也時常舉辦全國高中生文學夏令營，帶領青少年進入文學的殿堂。

（三）大眾文藝雜誌：《皇冠》（1954～）

訴諸市場與消費大眾的文藝刊物，爲了迎合讀者口味，刊登作品常兼顧普及性或通俗性。編輯對外徵求稿件時，以擴大訂戶及收益爲首要目標。此類作品對讀者大眾有吸引力，對文藝人口的普及、文藝教育的推廣有一定貢獻，卻也無法避免商業傾向，受制於市場機制及通俗品味。此類文藝雜誌，在臺灣辦得最成功、壽命最長的，當推平鑫濤主持的《皇冠》雜誌，同類刊物如1962年創辦的《小說創作》、《創作》，1968年的《藍帶》，1984年開辦的《推理雜誌》，1986的《偵探家》，1988的《小說族》等，壽命與規模都無法與之相比，此處僅以《皇冠》爲例加以敘述，以窺戰後大眾文學現象之一斑。

《皇冠》雜誌創辦於1954年2月，在官辦及軍中刊物盛行的五〇年代，還是薄薄一冊以翻譯西洋小說爲主的不起眼刊物。但到了解嚴前後，「皇冠」一路茁壯成長，已是招牌醒目的龐大企業。在平鑫濤幹練沈穩的領導下，成爲全球華文世界裡，數一數二的出版王國。皇冠於六〇年代，首創「皇冠基本作家制度」，陸續與作家簽約，網羅小說家如司馬中原、朱西甯、高陽、楊念慈、林懷民、郭嗣汾、鄧文來、馮馮、桑品載，以及女作家瓊瑤、華嚴、三毛、郭良蕙、季季、喻麗清、丹扉、聶華苓等成爲基本作家。此作法既鼓勵及培養新人，也讓高創作量的作家能專心筆耕，無後顧之憂。作家群同時也成爲皇冠龐大的無形資產。

從1963年至1976年的十餘年間，平鑫濤同時擔任《聯合報》副刊主編。在「辦雜誌」跟「掌副刊」雙線並行之下，作品先在報紙發表便有如刊登廣告，然後由「皇冠」出版成書，銷路自然加倍。雜誌既在文藝市場流行，新的暢銷文類便如花團錦簇般一一出現：像瓊瑤的愛情小說、高陽的歷史小說、司馬中原的鄉野小說、三毛的流浪文學、於梨華、吉錚等的「留學生文學」、趙寧的幽默雜文等，都來自《皇冠》知名專欄。雜文專欄還有尹雪曼的《海外夢迴錄》、方瑀寫遊歐所見，崔萬秋的《東京見聞錄》、童世璋《粗茶集》與丹扉《反舌集》等。

從雜誌到圖書出版，到以後改編製作成電影電視，皇冠的多角經營是文藝雜誌事業在出版市場少數成功的例子。

（四）純文藝雜誌及三大系譜

文學性高的雜誌通常由學院文人，或有志於實踐文學理想的作家所創辦。經濟來源不是靠私人關係小本經營，便是向學術單位爭取資源。而文人通常不善經營，也無心於市場，好些文藝雜誌壽命不長，停停辦辦，屢敗屢起。但各種純文藝期刊壽命短而種類多，且流通於不同文學階段，難以嚴格分類。爲盡力呈現雜誌間的關係與脈絡傾向，此處將其略分成三個大類：有些刊物編輯方針採兼容並蓄，廣納百家，看不出明顯傾向性，如創刊於五〇年代的《文壇》，六〇年代的《作品》，以及林海音主編的《純文學》，於涵蓋面較大，歸屬於第一類。第二類爲以臺大外文系爲中心的「現代主義文學」系譜：如《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文學》。第三類「寫實主義文學」系譜，則有尉天驄主編的一系列《文季》雜誌，以及吳濁流創辦的《臺灣文藝》，南部的《文學界》、《文學臺灣》等。



系譜之一：《文壇》、《作品》、《純文學》

1. 《文壇》（1952～1985）

《文壇》創刊於1952年6月。沒有創刊詞，只希望提供作家自由創作的空間，編者標舉：「第一，不限字數；第二，不限制作家的意志；第三，園地公開」。主持人穆中南出身軍旅，與國民黨關係良好，本身也創作小說，可說是文人懷抱文藝熱忱，從事出版事業的典型。五〇年代時辦時停，有時「季刊」，有時半年多才出刊，印數與開本都不固定。六〇年代以後，穆中南運用他良好的黨政關係與經營頭腦，以遍布全省各大小角落的軍人為對象，創辦了學員數以萬計的「文壇函授學校」。有了函授的充裕財源，既增加雜誌每期容量，也能付大筆稿費吸收寫作人才。《文壇》於是不靠公家經費補助，漸漸將出版事業經營起來，成為六、七〇年代文藝性高，活力充沛的民營文藝單位。

《文壇》雜誌最大特色是小說：六〇年代因時常刊登中篇或長篇小說，鼓勵也吸引不少長篇創作的新手，不少後來在小說界擁有一片天空的名家，正是從這裡起步。像司馬中原的長篇《荒原》起刊於1963年第31期，朱西甯中篇《閨房》刊於第32期。另外如田原的《朝陽》，鍾肇政的《八角塔下》、《大壩》（注3）、《流雲》，小說作者群還有郭衣洞、於梨華、尼洛、魏希文、張放、趙滋蕃、蔡文甫、盧克彰、郭嗣汾、葉石濤（注4）等。這時期的《文壇》是全臺灣「容量」最大的雜誌：開本體型特大，不怕刊載長篇鉅著，只要作品好，就是數萬字長篇，編者也捨得一口氣一次刊完。《文壇》由穆中南經營了27年，最後交由朱嘯秋主持，影響力已大不如前，持續發行至1985年正式宣告停刊。

2. 《作品》（1960～1963；1968～1971）

1960年元月創刊的《作品》雜誌，與《文壇》同為16開的大型雜誌。封面「作品」兩字是胡適的題字。發行人吳竹銘，編輯人章君穀。它與《文壇》最大不同，除了廣告篇幅較多，內容也不那麼集中於純文學創作，各期目錄裡，會出現「電影沙龍」、「海外通訊」、「傳記文學」、「世界文壇」、「名著選譯」、「美術批評」或「音樂批評」等欄目。大開本辦到1963年底，共48期後停刊。直停到1968年10月，改為25開較小版本，卷期另起，重新出刊。發行人：潘壘，執行編輯：馮放民、林適存。3人都是有經驗的作家兼編輯人，個別都辦過出版社。除上述基本作家群，參與寫稿者還包括鍾肇政、王鼎鈞、劉心皇、張秀亞、金溟若、童真、馬各等。後段的小開本共出版了29期，比前段大開本的4年48期時間還短，但整體而言，後段的陣容更整齊，內容也紮實。

3. 《純文學》（1967～1972）

1967年元月創辦的《純文學》月刊，由林海音任主編，雜誌內容「兼容並蓄，不分黨派」。62期後停刊，比早它10年創刊的《文學雜誌》壽命略長。林海音以她編聯合報副刊的經驗和人脈，於雜誌設計的專欄別具特色：一是「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自1967年2月《純文學》第2期開始，選刊中國五四以降的二、三〇年代經典作家及作品，並廣邀與作家有

交情的人寫介紹與導讀。其二「包可華專欄」。包可華是美國有名的幽默作家，題材從天下大事到身邊瑣事，專欄裡無所不談，由何凡翻譯連載，十分叫座。

林海音當過記者，本身喜歡朋友，在文壇也交遊廣闊。她編《純文學》只到雜誌的第54期（1971年6月），當期編者欄宣布「身體時感不適，暫需休息一段時期。純文學的編務自五十五期起，改請劉守宜先生主持。」發行人改為劉國瑞，由學生書局接下棒子。但支撐8期之後，還是不堪賠累，到了62期（1972年）正式宣布停刊。

系譜之二：現代主義文學雜誌

1. 夏濟安《文學雜誌》（1956～1960）

臺大外文系夏濟安教授1956年9月創辦的《文學雜誌》，於1960年8月停刊。雖只存活4年48期，文學史卻給予很高的評價。原因之一，它刊登了許多文學佳作，沒有門戶之見，能聚集一群創作力高的作家共同耕耘。其二，編者胸襟開闊，既打破學者作家的界限，也打破中西與古今的界限，作者群從學院教授到前衛小說家都一視同仁地刊出作品。其三，在政府視文學為宣傳工具的五〇年代，雜誌主張「藝術不能脫離人生」、「不可逃避現實」，要腳踏實地「當一個認真的作者」。

試看《文學雜誌》的作者群，除了余光中兼任新詩一欄的主編，另有作者如王文興、白先勇、陳若曦、葉珊、劉紹銘、莊信正、叢甦、葉維廉、李歐梵等一批臺大外文系的學生，這些作者當初都只是「新人」，如今無不各頂一片天或早已獨當一面。能同時培養這麼一大批學生，顯見夏教授過人之處。夏濟安於1959年3月赴美講學，《文學雜誌》改由侯健接編，一年半後，亦即1960年8月宣佈停刊。不久夏濟安在美國意外身亡，幸而他栽培了不少文學人才，在臺大的文學事業堪稱後繼有人。

2. 白先勇《現代文學》（1960～1973；1977～1984）

白先勇在《文學雜誌》發表小說時，還是臺大外文系學生。他和一批同學很快接下夏濟安的棒子，接跑第二棒，創辦新刊物——《現代文學》。第二棒壽命比第一棒更長，創辦於1960年3月，一辦13年，出刊51期。白先勇在1977年7月《現代文學》復刊號第1期上，寫了一篇回顧文章，細說當年學生歲月不知天高地厚熱情的辦刊過程，字裡行間有得意也有感嘆。

《現代文學》成員都是臺大外文系前後屆學生。發刊詞由劉紹銘執筆，寫得鏗鏘有聲；葉維廉寫創刊詩一首：〈致我的子孫們〉。數十年後回顧《現代文學》，最常被提起的是：其一，在保守的六〇年代文壇大規模介紹西洋文學，從卡夫卡到喬哀思，從卡繆到沙特，對當時作家的創作技巧具有啟發作用。其二，它提供園地，培植了文壇多位小說作家，如白先勇、王文興、陳映真、七等生、王禎和、歐陽子、陳若曦、水晶、李昂、林懷民、黃春明、王拓等（前期共刊登小說206篇，作家70人，新詩兩百多首）。夏志清說得好：「《現代文學》培養了臺灣年輕一代最優秀的作家群」。



雜誌第一階段至 1973 年止，發行了 51 期。按白先勇說法：「因為經濟上無法支撐，一度暫時停刊。三年半後，獲遠景出版社的支持，得以復刊，又出了 22 期，一直到 1984 年，這本賠錢雜誌實在賠不下去了，才終告停刊。」雜誌雖停，卻已將臺灣文壇的熱鬧時刻定格，一群受西方文學洗禮的菁英，為自己也為文學歷史留下不可抹滅的色彩與痕跡。

3. 《中外文學》（1970～）

1970 年 6 月創辦的《中外文學》，由臺大外文系提供場所及經費，歷任系主任：如朱立民、侯健等擔任過發行人，顏元叔、林耀福、高天恩等曾歷任社長，外文系教授胡耀恆、張靜二、廖咸浩、高天恩等都輪流當過總編輯。雜誌著重於（1）文學創作（2）學術性論文與論述（3）譯介外國理論與作品。八〇年代之後，文學越來越小眾，雜誌在新思潮與新方向的引介上，最具鮮明特色。創刊前四期曾有小型論戰，焦點由「重讀作品」轉向「重讀作品的方法」；顏元叔從「新批評」的細讀方法出發，漸漸將之運用於古典文學，引發更多爭論，幾乎成為臺灣文壇一份少有的專業批評雜誌。推出的專號包括：川端康成專號、後現代小說專輯、吳潛誠紀念專號、文化研究在日本專號、《尤利西斯》專輯、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專輯等。編輯部曾編輯出版了一冊創刊至 168 期的「論文索引」，有助於讀者做研究及資料搜尋。

系譜之三：寫實主義文學雜誌

A·尉天驄與《文季》系列

臺灣文壇很少像尉天驄這樣，熱心於創辦文藝刊物，且辦辦停停，從不氣餒。他辦的刊物雖「和寡」但「曲高」，對文學思潮很有影響力。而他本身的職業，像夏濟安一樣，也是在大學文學院裡教書，只不過地點不同，他在政治大學，且是中文系而非外文系。但他辦雜誌的歷史更長——從五〇年代末延續到八〇年代，即 1959 年接編革新號《筆匯》算起，包括 1966 年 10 月創辦《文學季刊》、《文學雙月刊》（共 12 期，四年多），1973 年 8 月的《文季季刊》（3 期），1983 年《文季文學雙月刊》（11 期），幾乎橫跨戰後臺灣文學發展最重要的三個十年，且文學主張一以貫之，聚集的作家群同樣旗幟鮮明，至今新一代作家恐怕很難超越「文季」作家群的成就——如果去掉這群作家，臺灣「鄉土文學」這一脈恐怕是一片荒蕪而沒辦法在文學史上凝聚這個名稱了。

1. 《筆匯》革新號（1959～1962）

《筆匯》原只是報紙型內部刊物，尉天驄接辦的時候，才改為 24 開本「革新號」月刊。《筆匯》創刊的時間，正好在 1960 年 3 月白先勇創立《現代文學》稍前，沒多久夏濟安的《文學雜誌》在同年 8 月停刊，這三刊在時間點上十分接近，於「學院派的現代主義風格」上也很類似。雜誌注重文藝理論與創作，且大篇幅介紹西歐文學新思潮。創刊時尉天驄還是政大學生，作者群卻已包括王文興、劉國松、葉笛、鄭愁予、白先勇、劉大任、姚一葦、何欣等一群

學院才子。最受矚目的，還是發表了〈麵攤〉、〈我的弟弟康雄〉等一系列短篇小說，讓文壇人士刮目相看的陳映真。那時他是淡江英文系的學生，早期作品幾乎篇篇在《筆匯》上刊登。可惜雜誌壽命不長，總共出了兩卷共 23 期。

2. 《文學季刊》（1966～1970）

25 開，220 頁一大本的《文學季刊》以白底黑字的樸實封面推出時，內容卻是篇篇精彩，令人眼睛一亮。同期裡刊出：七等生的〈放生鼠〉，黃春明的〈跟著腳走〉，余光中的〈敲打樂〉，陳映真〈最後的夏日〉，施叔青的〈痊癒〉，劉大任〈落日照大旗〉，葉珊的〈三藩市·一九六五〉，以及姚一葦的〈論境界〉，如此陣容是絕無僅有的。書底掛名的發行人改成尉素秋，是尉天驄的姑媽。首期封頁裡登著幾行說明文字：「本刊係一群文學熱愛者開墾的園地，因為限於經費的關係，暫時沒有稿費。」從今天的功利角度，很難想像六〇年代這群熱愛文學的年輕作家們，具備著怎樣的熱情與衝勁，為創作而創作；也難以想像尉天驄這位一邊教書的主編，是怎樣把這些份量十足的稿子，不付稿費地一一「催逼」到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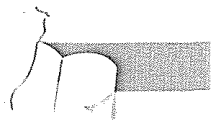
六〇年代的《文學季刊》總共出了 10 期，論者稱其為臺灣「鄉土文學的源頭」。引呂正惠的話，在這 10 期裡，看得到小說家陳映真已擺脫他以前「晦澀的象徵風格，而改走明朗、寫實的路子」。王禎和也開始有系統寫他「嘲諷性的市鎮小人物畫像」；黃春明也正在一步步「發展他的農村人物素描」。這些現象說明著：假如六〇年代前期，白先勇的《現代文學》是居於臺灣文壇「現代主義文學」的主導地位，那麼來到六〇年代中後期，《文學季刊》已經「先驅式的預示了七〇年代的（鄉土/寫實）文學主流，它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了那時正在走下坡的《現代文學》。」（注 5）

3. 《文季》季刊（1973～1974）

區別這三期《文季》與其他文季的辦法是，封面加了版畫。這是《文季》系列雜誌唯一有封面圖畫的 3 本。看第一期內容，小說是黃春明的經典之作〈莎叻娜拉·再見〉，王禎和的劇本〈望你早歸〉，以及唐文標那篇發表之後，像炸彈一樣，一下子在臺灣詩壇爆炸開來的，詩壇無人不曉的「大作」——〈詩的沒落〉。就是這篇文章引來一場熱熱鬧鬧的現代詩論戰，以至於引爆後來的鄉土文學論戰。

再看《文季》第二期，設計了一個「鍾理和專輯」，唐文標寫有一篇長論：〈來喜愛鍾理和〉，附錄了鍾理和小說〈貧賤夫妻〉。這一期小說還包括王拓的〈炸〉，王禎和的「鮮明反殖民經濟」小說：〈小林來臺北〉。另有一篇「重新出土」的楊逵小說〈模範村〉。第三期內容也夠「勁爆」，是痛批張愛玲專輯，有唐文標寫的〈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另外一篇重量級的論文，是林載爵〈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回顧〉。這篇論文以及楊逵小說的重刊，都提醒我們：臺灣文壇的本土潮流，既開始向日據時代文學「尋根」，本身也漸漸凝聚壯大，這些跡象在 1974 年的《文季》上都表現得一清二楚。

4. 《文季文學雙月刊》（1983～1985）



這次發行人改名李南衡。也有了「發刊的話」，提出三大宗旨：一、我們熱愛文學，認為文學不僅是藝術也是人生的重要事業。二、我們感到，當前的情況，需要一塊超然於現實利害之外的文學園地，來供海內外文學朋友們耕耘。三、我們要繼承中國優良的文學歷史，給後來者留下一條應走的道路。第三點很重要。從這次的說明，就可以區分出，《文季》前此雖然也著力於臺灣文學傳統的建立，但到了八〇年代，已逐漸與本土文學潮流分道揚鑣。

B·本土文藝雜誌系列

從文藝雜誌發展史來看，本土文學潮流於戰後文壇是起步最晚的。第一份本土文學刊物：吳濁流的《臺灣文藝》遲至1964年才呱呱誕生。鍾肇政之後，歷經陳永興、李敏勇、楊青矗、李喬等人的主持，內容逐漸走向多元性、文化性，甚至政治性。繼之而起的，是由高雄一群詩人、醫師及作家於1982年聯合成立的《文學界》，及1991年接續的《文學臺灣》。這兩刊實質是一刊，宗旨與立場是一貫的，既有心繼承吳濁流立下的本土文學精神，也有志傳承臺灣文學香火。三刊雖同屬一個本土系譜，仔細分辨，各自在內容及性質上仍有些微差異。

1. 《臺灣文藝》（1964～）

1964年4月，由吳濁流獨立創辦。經歷四十年以上的《臺灣文藝》可約略分成四個階段：吳濁流跑的第一棒可稱「拓荒期」，人力與內容都很單薄，處於文壇邊緣。為承傳文學香火，吳濁流付出的精神與毅力，至今無人能及。他向企業家朋友「伸手化緣」，還把一輩子辛苦換來的退休金用來成立「臺灣文學獎」，這種無我的奉獻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

1976到1982年，是鍾肇政主跑的第二棒，也是《臺灣文藝》的黃金時代。這期間至少推出下列作家的研究專輯——鍾理和、七等生、鄭清文、李喬、吳濁流、楊青矗、黃春明、季季、葉石濤、鍾肇政。統計下來，鍾肇政時期總共推出26次專輯，刊出二百餘篇作品。這比之吳濁流時代只有4次專輯，刊57篇作品，自是飛躍了一大步。

第三階段起自1983年，臺灣社會還在「美麗島事件」的餘波蕩漾中。主持人陳永興與總編輯張恆豪可說辛苦備嘗。第91期「王詩琅專輯」還被警備總部查禁——創下文藝雜誌被查禁的先例。自80期開始，張恆豪策劃了「賴和專輯」、「張文環專輯」、「林義雄歸來專輯」、「謝里法專輯」、「楊逵紀念專輯」、「女性文藝專輯」等，成績斐然。1987年「臺灣筆會」成立，《臺灣文藝》進入第四個階段：成為筆會的機關誌，前後主編包括李敏勇、楊青矗、陳千武。內容增加更多訊息性、文化性的文章，如推出「鄉土文學論戰十周年省思」（105期）、「臺灣文化體質改造」（106期），以及作為筆會發聲刊物而發表的各種聲明，如「五二〇事件聲明」、「為鄭南榕死諫聲明」等。至九〇年代121期以後，雜誌交到前衛出版社林文欽手上，進入另一個階段。

2. 《文學界》（1982～1989）

1982年春天創刊的《文學界》並沒有創刊詞，只在「編後記」說它主要是以居住在高雄附

近的「詩人、作家為核心，分擔合作辦起來的文學刊物」。但創刊號首篇即刊出葉石濤論文〈臺灣小說的遠景〉，而這一期策劃的是「詩人鄭炯明專輯」，已經清楚說明了葉石濤為雜誌的精神領袖，鄭炯明是編務與執行者。初期名為《文學界集刊》，第二集首篇是彭瑞金的〈臺灣文學應以本土化為首要課題〉，揭示「臺灣文學」必須是根植於這塊土地的作品，強調臺灣文學的「本土化」特質。以後各期陸續推出鄭清文、趙天儀、李喬《寒夜》三部曲，桓夫、鍾鐵民、李魁賢、葉石濤、白萩、李昂、許達然、杜國清、陳若曦、非馬、李敏勇等專輯。分析這一系列名單，詩人專輯大抵不出「笠詩社」詩人的範圍，而不論小說或散文作者，則清一色是本土作家。

《文學界》在各雜誌中，對整理臺灣文學史料的貢獻最多。除了分期刊登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此書結集成書之後，對於臺灣文學的正名與建制，具有劃時代意義。也翻譯不少光復初期日文作品，第五集更介紹並重刊 1957 年前後的《文友通訊》——這是戰後初期，本省籍作家用手刻鋼板在文友間流傳的小小刊物，史料出土，讓大家看到臺灣作家在白色恐怖時期，邊緣的艱難的處境。《文學界》於七年之間總共出刊 28 期，史料之外，刊出的創作亦不少。依整體作家數量來看，詩創作刊出的數量最多，小說次之。接續《文學界》的，是 1991 年成立的《文學臺灣》，腳步沈穩踏實，至今仍在發行中。

戰後臺灣文壇出現一家又一家的文藝雜誌，其間興衰起落，與數十年文學潮流變化關係密切。態度嚴肅的純文藝刊物尤其不可忽視，儘管讀者數量比不上其他通俗雜誌，但它聚合文學菁英，具有理想性，標榜藝術至上，是文學社群中最具影響力，也是推動一個時期文學發展舉足輕重的媒介，可以說：沒有文藝雜誌就沒有文學歷史。一般文學研究者要瞭解一段時期、一個地區的文學歷史，文藝雜誌可說是必須接觸與翻閱的第一手資料。

注釋

1. 李煥：〈序「幼獅文藝二十週年目錄索引」〉，臺北：幼獅文藝社，1974年3月29日出版。
2. 痲弦：〈碧野朱橋幼獅事〉，刊《文訊》雜誌213期，2003年7月出版，109-110頁。
3. 鍾肇政長篇《大壩》刊於1964年3月1日，《文壇》第45期。《流雲》刊於1964年9月《文壇》第51期。
4. 1963年8月1日出版的《文壇》第38期，刊有短篇小說〈窩囊人的戀史〉，署名「石濤」，可能為葉石濤的筆名。
5. 呂正惠：〈文學「小雜誌」與六〇年代台灣文學〉，原刊《幼獅文藝》1990年5月號，後收入《戰後臺灣文學經驗》，臺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5年7月，頁43-48。